

《脉诀刊误》的版本及学术特点

刘仙菊 胡方林 向陈

【摘要】 《脉诀刊误》，元代戴启宗撰著。该书撰成后近 200 年，未能刊刻，后由汪机加以校核，并附以诸家脉书要语和《矫世惑脉论》，于 1523 年刊刻。该书对《脉诀》在脉形描述、脉体主病等方面的谬误加以修订，并对“七表八里九道”的分类进行了驳斥。对于研究学习脉学，该书还提出了“分、合、偶、比、类”的方法。

【关键词】 脉诀刊误；戴启宗；汪机

The version and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*Mai jue kan wu* (Correcting Errors in Pulse Study in Verse) LIU Xianju, HU Fanglin (corresponding author), XIANG Chen. Library,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, Changsha, 410208, China

【Abstract】 *Mai jue kan wu* (Correcting Errors in Pulse Study in Verse) was written by Dai Qizong of the Yuan Dynasty without block-printing when completed. It was reviewed and checked by Wang Ji, attached with the main discourses on pulse taking from various scholars of pulse taking and *Jiao shi huo mai lun* (On Pulse-taking with Corrections on Its Popular Difficult Issues) and was block-printed in 1523. This book corrects the fallacies on the descriptions of pulse shape and pulse body reflecting its underlying diseases appeared in *Mai jue* (Pulse Study in Verse), refutes its classification of the so-called “Seven exterior”, “Eight interior” and “Nine dao (channels)”. It also creates the measures for the studies of pulse-taking, including “differentiating, combining, doubling, comparing and classifying”.

【Key words】 *Mai jue kan wu* (Correcting Errors in Pulse Study in Verse); Dai Qizong; Wang Ji

《脉诀刊误》，又名《脉诀刊误集解》，2 卷，元戴启宗撰。戴启宗，又作起宗，字同父，金陵（今江苏南京）人，元代医家和内丹家。戴氏认为当时流传颇广的高阳生《脉诀》，内容虽较通俗，又是歌诀，但其中不免语意不明，立意偏异，并存在不少错误，遂以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，张仲景、华佗、王叔和及历代各家的有关论述，对《脉诀》原文考核辨妄，详为订正。戴氏原书今已不可见，明汪机于 1523 年将所集诸家脉书要语及自撰《矫世惑脉论》附录于后，以扩《脉诀刊误》未尽之旨。

1. 版本

戴氏原著当时未得广泛流传，元末朱升于“乙巳秋（1365）得之于金陵郝安常伯，即借而传抄之。

慨于光阴有限，故不及全而节其要云”^{[1]序}。朱氏后人秘而藏之，不轻易示人，朱升的节抄本也长期不得刊行。汪机闻之后，“备重赏，不远数百里往拜其门，手录以归”^{[1]序}，然后“补其缺而正其讹，又取诸家脉书要语及予（汪机自称）所撰《矫世惑脉论》附录于后，以扩《刊误》未尽之旨”^{[1]序}。书成后，因乏资未即刊行，“藏之巾笥”有年。嘉靖壬午（1522）得到程师鲁帮助，由吴子用捐资而付剞劂，汪机亦为之序。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有吴体明（当即吴子用）刻本，标注为“嘉靖元年”（1522）本，是据程师鲁作序时间（嘉靖壬午冬十月）；其实，据汪机自序（嘉靖癸未春三月），刻成不能早于嘉靖癸未（1523）。

《脉诀刊误》现存主要版本有：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崇祯六年（1633）汪邦铎重刻本（邦铎为汪氏嫡孙）；《汪石山医书八种》本，该版本无汪邦铎序，当为嘉靖传本；此外还有日本宽永九年（1632）刻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、清光绪十七年辛卯（1891）池阳周学海刻《周氏医学丛书》本，这些版本均无汪邦铎序，当为嘉靖传本；1958 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。

DOI:10.3760/cma.j.issn.0255-7053.2014.05.009

基金项目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“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”（2010GJ05）；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点项目“中医古籍珍本集成编撰”（09JH0012）。

作者单位：410208 长沙，湖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

通信作者：胡方林

2. 学术特点

2.1 刊《脉诀》之误

《脉经》的问世,使医者更加认识到脉学在临床中的重要作用,研习脉学,精通脉法,成了每个医生的迫切追求。但苦于《脉经》文理深奥,且多是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仲景原文,一般医生难于理解。这时,托名王叔和的《脉诀》一书应运而生。该书相传为六朝人高阳生所撰,因其于宋朝始广为流传(恐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有关),故又有认为是五代或北宋人的伪作。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“《脉经》10卷,王叔和撰”^[2],《唐志》亦同^[3],而无所谓《脉诀》。吕复《群经古方论》曰:“《脉诀》一卷,乃六朝高阳生所撰,托以叔和之名,立七表、八里、九道之说,以惑学者。通真子刘元宾为之注,且续歌括附其后”^[4]。《脉诀》以歌括的形式论述脉法,其主要内容有:①脉赋(脉法总论);②诊脉入式歌;③五脏六腑脉歌;④七表八里九道脉歌;⑤左右手诊脉歌;⑥诊杂病生死脉候歌;⑦察色观病人生死候歌;⑧妇人脉歌;⑨小儿脉歌。计有歌括 200 余首,基本能满足一般医生的临床需要。加上文字通俗易懂,且有韵语,便于诵读记忆,故深受初学者或普通临床医生的欢迎,历经宋、元、明 3 朝共约 600 年间,为多数医生广为诵读、应用,对脉法的普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该书自宋以来屡为诸家所攻驳,然泛言大略,未及一一核正其失。由于《脉诀》浅显易诵,故医界仍相传习,但惜语意不明,论理有偏,戴氏遂引证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,以及秦越人、张仲景、华佗、王叔和等历代名家之说正于歌括之下,名曰《脉诀刊误》,以辨其谬误,正其本源。且戴氏将《脉诀》中应刊改的文字加黑圈志之,不作删改,以存《脉诀》原貌,可见其治学态度之严谨。明嘉靖间祁门汪机刊之,又以诸家脉书要语类为 1 卷,以及所撰《矫世惑脉论》1 卷并附录于后,以扩《脉诀刊误》未尽之旨。

《脉诀刊误》对《脉诀》在脉形描述、脉体主病等方面的谬误,亦一一予以更正。如《脉诀》对芤脉的描述为:“芤者为阳也,指下寻之两头即有,中间全无曰芤,主淋漓,气入小肠,主失血。歌曰:指下寻之中且虚,邪风透入小肠居,患时淋漓兼疼痛,大作汤丸必自除”^{[1]23-24}。戴氏更正曰:“诸家论芤皆为失血之诊,今曰邪风入小肠而淋漓,非其证也,盖是尿血之证矣。”“芤,草名,其叶类葱,中心虚空,故以指

按芤草叶喻失血之脉。芤之名不见于《黄帝内经》,又曰安卧脉盛谓之脱血;至仲景《伤寒论》曰:脉弦而大,弦则为减,大则为芤,减则为寒,芤则为虚,虚寒相搏,此名为革。亦未尝以芤为定名,但附见于革;至王叔和始立芤脉。《脉经》曰:芤脉,其象两边似有,中间全无。今《脉诀》乃曰两头则有,中间全无,则误矣。夫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,寸口下不至关为阳绝。若两头似有中间全无,则是阴阳绝脉也,安得为芤脉乎?经曰,营行脉中是血在脉中行,脉以血为形,血盛则脉盛,血虚则脉虚,故芤脉中空者,血之脱也。芤脉先举指时浮大而软,因按而中空。今《脉诀》首言指下寻之,非也。仲景曰,脉浮而紧,按之反芤,其人本虚;若浮而数,按之不芤,此人本不虚。是皆于按上以见芤脉。寻者,在浮举沉按之间耳”^{[1]23-24}。从芤脉的形成机理、名称来源、脉体主病,以及脉形指感、取脉方法等诸多方面,对《脉诀》的谬误进行了批驳。再如对《脉诀》“动脉为阴,弦脉为阳”说法的批驳,也皆同此。

2.2 驳“七表八里九道”之非

由于《脉诀》只讲脉法及其临床应用,很少谈及脉理,故宋之后的历代名医多曰其“儿童之谣,俚俗之语”,“词最浅鄙,非叔和本书”,“遂委弃而羞言之”。对于《脉诀》中的某些提法,历代都有医家提出异议。如滑伯仁、朱丹溪、徐春甫、张世贤、王邦贤等,而以戴启宗《脉诀刊误》批驳最详,对后世影响最大。戴氏以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华佗、仲景、叔和之言明辨脉理,以补《脉诀》之不足,使后学者免遭用法弃理之弊;以历代名医之说,字剖句析,正《脉诀》之谬误;又述诸家所解,集长变短。如对《脉诀》七表(浮、芤、滑、实、弦、紧、洪)、八里(微、沉、缓、涩、迟、伏、濡、弱)、九道(长、短、虚、促、结、代、牢、动、细)的脉象分类方法批驳说:“脉不可以表里定名也。唯浮、沉二脉可以表里论,黄、岐、越人、仲景、叔和皆不言表里。《脉经》王氏所作,无七表八里九道之名。今《脉诀》窃托叔和之名,其论脉却悖于《脉经》。自六朝以来,以七表八里九道为世大惑,未有言其非者。王裳著《阐微论》,谓《脉诀》论表不及里,于脉之形状大有发明,至于表里则不言其非,尚拘拘增数、长二脉为九表,加短、细二脉为十里,以九与十为阴阳数之极。呜呼,脉之变化固从阴阳生,然安可以名数拘之哉。从来之论脉有以浮沉、长短、滑涩为三阴三阳者;有以大小、滑涩、浮沉可以指别者;有以大、浮、数、动、滑为阳,沉、涩、弱、弦、微

为阴者;有以按尺寸,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者。是皆以阴阳对举而互见也,未尝云七表八里九道也。但七表八里九道果可以尽脉之数乎?《黄帝内经》曰鼓,曰搏,曰喘,曰横,曰急,曰躁,仲景曰僂、卑、荣、章、纲、损,曰纵横逆顺,岂七表八里九道之能尽也。然其名虽异,实不出乎阴阳,故脉当以阴阳察形,不当以表里定名。《黄帝内经》曰脉合阴阳,又曰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。诸脉因浮而见者皆云表,不拘于七表;诸脉因沉而见者,皆云里,不拘于八里;沉而滑亦曰里,浮而涩亦曰表”^{[1]11-12}。据理论述了脉当以阴阳分类,批驳了七表八里九道分类方法既不合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经旨,又不符仲景、叔和之说,更不适合于临床运用。但因世人误认为《脉诀》是叔和的著作,故未有言其非者。自戴氏批驳之后,此说渐衰。但直到明代,尚有提及者,可见《脉诀》影响之深远,确有批驳的必要。

2.3 创“分、合、偶、比、类”脉学研究法

戴氏创“分、合、偶、比、类”脉学研究法,提出研究脉学要详细分析脉象求其博,综合归类得其约,更进一步从脉象的性状中作对偶与比较的分析,这样才“庶无惑矣”。其内容简要介绍如下:

分:指脉形和脉证之分。脉之形分——脉各有形状,当先明辨,便了然不疑,如“大小浮沉滑涩,可以指别,迥然各异,辨之于毫厘之间,使其形不相混,如举有按无为浮,按有举无为沉之类”^{[1]49}。脉之证分——各脉均有主证,须分清楚,“如寸浮中风头痛之类,不杂他脉,独主证。如此则辨之于毫厘之间,使其形不相混”^{[1]49}。

合:指 2 种或 2 种以上脉象合而为一者。有合众脉之形为一脉者,“如似沉似伏实大长弦为牢脉,极软浮细之合为濡脉之类”;有合众脉之形为一证者,如“浮缓为不仁,浮滑为饮”等。“有二脉合者,有三四脉合者。大抵独脉见为证者鲜,参合众脉为证者多”。“且一脉虽独见,而为证亦不一,如浮为风,又为虚,又为气,各不同,此又一脉之证合也”^{[1]49},临证之时宜详之。

偶:指偶对,亦即相反脉象,以相鉴别。戴氏共列举出 9 组相对偶的脉象:浮沉者脉之升降也,迟数者脉之快慢也,虚实者脉之刚柔也,长短者脉之盈缩也,滑涩者脉之通滞也,洪微者脉之盛衰也,缓急者脉之紧慢也,动伏者脉之出处也,结促者因止以别阴阳之盛也。

比:指相类之脉。比其类而合之,辨其异而分

之。《脉经》相类之脉有浮芤(一曰浮洪)、弦紧、滑数、沉伏、微涩、软弱、缓迟、革实 8 组,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云牢与实类,《脉诀刊误》细详之,曰弦细、芤虚、濡芤、洪散、牢伏、洪实皆相类。有数脉相类者,如涩、促、结、代、微、细、濡、弱、涩等。但细辨之,相类脉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,如洪散俱大也,而散无力;濡弱同极软而细也,有浮沉之异;微、细俱小,而微脉无力也。

类:《黄帝内经》曰脉合阴阳,因此众脉可各以阴阳类从。其脉大、长、实、浮、芤、滑、洪、急、促、坚、强者,皆属阳;其脉细、短、虚、软、沉、结、伏、涩、微者,皆属阴;阳博阴为弦;阴博阳为紧;阴阳相搏为动;虚寒相搏为革;阴阳分离为散;阴阳不续为代。

2.4 诊病宜四诊合参,不可拘泥于脉

附录 2 卷载有汪机采集诸家之说以论诊脉之法,并著《矫世惑脉论》以针砭时弊。汪氏指出诊脉之时既要知其常,也要知其变。“夫脉者本乎营与卫也,而营行于脉之中,卫行于脉之外也,苟脏腑和平,营卫调畅,则脉无形状之可议矣”^{[1]49}。如“外伤六淫之脉,则浮为风,紧为寒,虚为暑,细为湿,数为燥,洪为火”^{[1]86};“内伤七情之脉,喜则伤心而脉缓,怒则伤肝而脉急,忧则伤肺而脉涩,思则伤脾而脉结,恐则伤肾而脉沉,悲则气消而脉短,惊则气乱而脉动”^{[1]87},此皆为常。然亦有变者,则有脉不应病,病不应脉,变出百端。如“张仲景云:脉浮大,邪在表,为可汗;若脉浮大,心下硬,有热,属脏者,攻之,不令发汗,此又非浮为表邪,可汗之脉也”^{[1]87}。因此,若只凭脉而不问症,未免以寒为热,以表为里,以阴为阳,颠倒错乱,而夭人长寿者。是以古人治病,不专于脉,而必兼于审症,良有以也。

根据当时病人往往有病讳而不言,惟以诊脉而试医之能否的现象,汪氏痛心疾首,指出若“诊之而所言偶中,便视为良医,倾心付托,笃意委任,而于病之根源,一无所告,药之宜否,亦无所审,惟束手听命于医,因循遂至于死,尚亦不悟,深可悲夫”^{[1]87}。且“庸俗之人,素不嗜学,不识义理,固无足怪,近世士大夫家,亦未免狃于此习,是又大可笑也”^{[1]87}。汪氏认为,“医之良,亦不专于善诊一节,苟或动静有常,举止不妄,存心而忠浓,发言而纯笃,察病详审,处方精专,兼此数者,亦可谓之良矣。虽据脉言症,或有少差,然一脉所主非一病,故所言未必尽中也”^{[1]87}。古人以切居望闻问之后,则是望闻问之间,已得其病情矣。不过再诊其脉,看病应与不应

也,若病与脉应,则吉而易医;脉与病反,则凶而难治,以脉参病,意盖如此。

该书除对《脉诀》谬误之处详为纠正外,对每一脉象的体状、诊法和主病均作了详细解释说明,论述中肯,有理有据,博采众长,颇多可取之处。该书虽为脉学专著,但作者并不专执一端,他认为诊脉以知内,参以问证察言观色以知外,示人诊病宜四诊合参。由于该书年代已久,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,书中亦夹有迷信色彩之内容,后来学者当加以鉴别。

参 考 文 献

[1] 戴启宗. 脉诀刊误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 [2] 长孙无忌. 隋书经籍志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5:92.
 [3] 刘昉. 旧唐书:经籍志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5:83.
 [4] 李经纬,孙学成.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:医家类及续编[M]. 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2:30.

(收稿日期:2014-03-26)
(本文编辑:张海鹏)

· 医药史话 ·

“人参败毒散”源出小考

张海鹏

“人参败毒散”始载于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。北宋熙宁九年(1076)设“太医局”。元丰中(1078—1085),太医局编成《太医局方》。大观初年,陈师文对《太医局方》加以修订,编撰成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,故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所载之“人参败毒散”当源于《太医局方》。

又,陈无择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卷6“败毒散”下记有:“初虞氏究其方,知出《道藏》。乃叙云:自非异人杰出,志与神会,则莫之敢为,良可叹服。烟瘴之地,或温疫时行,或人多风、多痰、多气,或处卑湿脚弱,此药不可缺也。世人不师,故常务作新奇,蔽于俗学,故备论之。”

初虞世,生卒年不详。周密《齐东野语·王魁传》转引了初虞世所记王俊民之事,中有“予与康侯有父祖乡曲之旧,又自童稚共笔砚”一语。“康侯”即王俊民。故知,初虞世与王俊民年龄相仿。王俊民生于“丙子年”,卒于嘉祐八年,时27岁。嘉祐八年(1063)上推27年,即景祐三年(1036),其干支纪年正是丙子。故知,初虞世大约生于1036年左右。元丰中,《太医局方》编成之时,初虞世已40余岁。

陈无择所记“初虞氏究其方,知出《道藏》”之语不知所出,有可能出自初虞世《古今录验养生必用书》。据《重改正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》赵捐之序,《古今养生必用书》在元丰中曾刊刻。故初虞世有关“人参败毒散”出自《道藏》之语当早于《太医局方》。

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所记“人参败毒散”之文

为:“治伤寒时气,头痛项强,壮热恶寒,身体烦疼,及寒壅咳嗽,鼻塞声重,风痰头痛,呕哕寒热,并皆治之”。稍晚于《太医局方》的朱肱《伤寒百问经络图》中也载有“败毒散”,“伤风之候,脉浮而缓,寸大而尺弱,风至则索索然恶之。冬月手心、腋下润,春夏头额汗出,其面光而不惨,烦躁,手足不厥,则桂枝汤,……败毒散、川芎散之类皆主之”,未言及“败毒散”主治病症。后朱肱修订的《活人书》中记述了“败毒散”的主治病症,“治四时伤风、温疫、风湿,头目昏眩,四肢痛,憎寒壮热,项强,目睛疼,寻常风眩、拘倦、风痰”,其文与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所述基本相同,惟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“治伤寒时气”之语较《活人书》“治四时伤风、温疫、风湿”更为古朴。

另,《活人书》“败毒散”下另有“又烟瘴之地,山岚瘴气,或温疫时行,或人多风痰,或处卑湿脚弱,此药不可阙也”,与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所引初虞世“烟瘴之地,或温疫时行,或人多风、多痰、多气,或处卑湿脚弱,此药不可缺也”之语相同,此当为“人参败毒散”原方主治病症中所有。“败毒”2字或即源于此。

可见,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所记“人参败毒散”之文并非旧貌。

(收稿日期:2014-08-23)
(本文编辑:王振瑞)